

# 供销社的旧时光

何梅容 文/图

对于上世纪50到80年代之间出生的人来说,供销社是再熟悉不过的记忆。

我出生在龙游庙下,公社所在地。父亲、二姐、姐夫、大嫂都在供销社上班,我是标准的供销社子弟。

在村里,供销社的房子最气派,门头上红五角星的两边,刻着醒目的八个大字——“发展经济保障供给”,彰显着供销社的功能。

走进供销社的店堂,前面是玻璃柜台,柜台里面有货架,里间是仓库。商品按食品组、用品组、烟酒组等分类摆放,小的放在玻璃柜台里,大的摆在货架上。

那个年代物资匮乏,老百姓吃穿用度和农业生产,哪样也离不开供销社。每次去找二姐,看见商品琳琅满目,顾客络绎不绝,她忙忙碌碌,我就想,在这里上班一定很有意思。

一开始吸引我的是布柜,斜纹布、白洋布、卡其布、花洋布一捆捆码在玻璃柜台上。营业员用尺子量布,一边丈量,一边拽布,布匹在柜台上滚动,“啪啪”乱响。量好再让出一寸,用镶在尺端上的小刀一割,接着便是“嗤”的一声扯布声,再下来就是“噼里啪啦”的算盘声响,最后单据、布票、钞票夹在一块木板上,循着头顶上的铁丝在空中“唰唰”地传递给坐在后台的收银员结算,这样的场景就像是一幕话剧实演,让我百看不厌。

某天看到布匹翻动时,落下几封信来。我指给二姐看,姐不以为然地告诉我,那是人家处对象写的信,邮递员找不着地址送,就放在这儿,碰巧本人来了好认领。

供销社布柜上还有个暗福利,布匹卖到最后剩下的叫“零头布”。零头布价格很便宜,而且不用布票。同样成色的几块零头布经裁缝的巧手可以做一件衣服或一条裤子。

自古“民以食为天”,供销社的烟火味最浓。玻璃瓶装的橘子、枇杷罐头是看望长辈、病人最受欢迎的礼物。过年走亲戚送小桃酥、薄荷片、兰花根、糖枣、鸡蛋糕等糕点。售货员将糕点码在褐色草纸上,双手翻飞,四边裹紧,接着一拽绳子,一个四方端正漂亮的“草纸包”瞬间成形。

那会儿,站柜台的人手上都有几样绝活。“灵山豆腐庙下酒,铜钿银子出溪口”说的就是自古以来,灵山豆腐、庙下酒是当地的著名特产。父亲在

庙下供销社上班,绝活是他做的豆腐可以钩在手秤上称重。村里人都夸:庙下豆腐、庙下酒,豆腐寿生真是了不起!

那时酱油、酒、醋是自带空瓶散打。每当放学回家,母亲冲二哥喊:“老酒瓶,去打酱油、打酒!”管打酱油、酒的店员叫明远,没儿子,私底下和父亲说:把二哥过继给他当儿子。父亲没松口,彼此的情谊却传承了——二哥打来的酱油明显要满一些。母亲奇怪酒还是和往常一样多。后来,父亲偷偷地跟在二哥后头,才揭晓秘密:原来明远酒也是多打了些,只不过,二哥在路上偷喝掉了,从此“老酒瓶”的绰号代替了真名,在村里远近闻名。

供销社里,花花绿绿的糖果放在玻璃罐子里,我眼巴巴地瞅着,心想:“啥时候能吃上一颗呀?”不过,糖果没吃上几颗,书本上却夹着好几张花花绿绿的糖果纸,那是帮同学做作业赢来的战利品。比起吃糖果,我更感兴趣的是看小人书,但没钱买,常趴在卖书的玻璃柜台上盯着看。后来,售货员知道我父亲大名,有一回人少时对我说:“把手洗干净,我给你翻两页。”那一刻,我好像捡到宝一样开心。

隔壁家住着下乡的北京知青,有次来供销社买东西,看到了小孩哭,顺口说:“可惜供销社没bread。”挺洋气的话听不懂,追问什么意思,答说bread是烤面包。哇塞,那一刻,孩子们齐齐眼睛一亮。

平日里,总有人爱聚在供销社门前抽烟侃大



龙游庙下供销社旧址。

山,言传些乡村今古奇观。

下半年秋分过后,毛竹、药材、果蔬等丰收了。收购站收山货忙得要命,父亲会去公社下面自然村收购站驻点帮忙验货,每次起早烧一大锅茶水,空闲时给村人箩筐书写字号,趁机了解农民的需求。山里人也有“敬惜字纸”的传统,对这些事都记在心里,平时就拿点自家种的瓜果放在父亲的睡房窗台上,逢节日家里有好菜,就邀请父亲一起吃饭。这样的人情延续到父亲退休后。

接近年关时,供销社更热闹了,不但有平时见不到的商品,如28寸锃亮的自行车、缝纫机等大件,蒲草包装的冰冻带鱼还要起早排队——清晨六点钟,屋檐下,冰雪冻成棍挂着,穿着棉袄排队的人,口鼻喷着热气,边跺脚边找人说话,没人喊苦叫累。

过年,供销社卖书的柜台上挂满了色泽艳丽的年画,有伟人领袖的肖像,有连载演义小说的戏本年画,还有电影明星照剧照。年轻人抢着买明星画,贴在床头膜拜,是潮流;中年人把戏本年画摆在堂前,是过年亲友叙谈的由头。过年我们小孩偶有红包可支配,买一张可以写字的大白纸,回家折叠后裁成32开小本,用线缝成作业本,用来画画和演算。

那时的供销社是山里人看世界的窗口。即便衣着简朴,只要踏入那扇门,将票和钱交给柜台,转身的瞬间,就如万花筒一般总能变出手表、花露水、自行车等等新奇的东西。但时代洪流最终归于每一代人的记忆,供销社的旧时光承载着特定时代的集体记忆,令我们永生难忘。

## 好人王若福

吴渭明

王若福,年过六旬,却有着传奇的过往——除了生意场的成功,他的善行义举更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。

“小时候说到读书就害怕,可我脑袋瓜却特灵,做弹弓、用自行车链条做火柴手枪、做小广播等样样在行。”若福眯着眼睛笑嘻嘻地说。

若福出生在柯城区九华乡下郑村,这是个有着近800年历史的古村落,村子中央的一条老街上,有粮站、供销社、食品公司、铁业社、饮食店、邮电所、信用社等。他家的侧门就开在这条老街上,耳濡目染,经商的种子在若福心里播下了。

18岁那年,若福在家门口开了一爿修理铺,专修自行车、喷雾器、门锁,补脸盆。当时,自行车除了红牌的,个人无人拥有,脸盆、鞋子拿来补的很多;彼时适逢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,许多家庭需要添置农机具,一时间,买喷雾器的人多了起来。因为手艺和优质服务,若福很快成了“万元户”。

此时,有人让他带徒弟,且是本村的。有人劝他“这不是抢你饭碗吗”。可若福不是这么想的,农村穷人多,带出一个徒弟,就有希望让一个家庭早日挪出穷窝。他不仅爽快答应,还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艺。徒弟出师后,还让出原生意地盘,每次进货也都分一半给徒弟。

之后几年,若福又在石梁、万田乡带出10多个徒弟,他们日后个个都成了富裕户。与之打过交道的人都说,若福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的铜臭味,有的是善良。

先富的若福后来当上了衢县人大代表,石梁区个体工商协会会长。1985年,浙江省召开第一次个体工商户代表大会,作为当时衢县唯一代表,他光荣赴杭出席大会,并被评为省先进。

从省城回来,王若福决定进城闯荡:在衢州城里卖起了自行车、三轮车配件兼批发。发现若福转行卖三轮车了,一拨人也跟着要到城里来发财。若福呢,也没推辞,在他的帮助下,徒弟们纷纷开起店铺,且都是从事车辆配件经营。果不其然,那些人中有八成都富了起来。

王若福的店开在坊门街,毗邻红卫医院。那个时候,村里人到红卫医院看病,都爱往店里跑,喝水的、吃饭的、歇脚的,俨然成了九华人的接待站。更有甚者,看病钱不够都会跑他这里来借,50元、100元、500元……那时候若福手头也不宽裕,但只要有人来,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掏出皮夹。如今,40多年过去了,仍有厚厚一叠借条在抽屉里躺着。

“他怀有一片热心,他的善良相助感动过很多人。”乡亲们就这么说。2002年,九华发生“8·15”特大洪灾,许多村庄和道路被冲毁。有一天,他和几个朋友上九华山,走在上方村,见原来道路已无法行走,便问村里人修这段路需要多少钱。得到回答后,他立刻把装在袋里的几千元现金掏了出来,同行的三个朋友都被他感动,也纷纷掏光钱



王若福。

包。村民为此专门立碑“福盈路”。2025年,重修后的灵鹫山老佛殿旁矗立起一座高高的“多宝塔”,为建此,若福也带头捐款102000元。

若福为人憨厚、乐观,因为总是做人好,爱帮人,幸福的日子几十年一直伴随着他。几年前的一个朋友聚会,听说若福已经着手在写自传,我纳闷:若福没读过几年书,舞文弄墨的事能行吗?今年元旦,我去当面证实,他给予了肯定的回答。

对若福来说,写自传不像做生意那么擅长,有时候写得抓耳挠腮,比如写小时候,看到区派出所公安特派员腰中别着驳壳枪,思来想去,“驳壳枪”三字脑子里怎么也蹦不出来,怎么办?眼睛一眨,鬼点子来了,画了一把枪,以图说字,遇到同样情况,如法炮制,居然写了好几万字。其中,有一段关于自己恋爱经历的描写真是一个限量版的爱情故事,无人看后不捧腹大笑的。

“我最大的梦想是出一本自己的书。多年以后回头看看,这是一种岁月的见证。”若福说。